

基层官兵成长话题②：老兵的“冷”与“热”

周末,清脆的笛声从音响里传出。陆松柏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坐在林荫掩映下的田埂上,点上一支烟,望着不远处挂在天山雪盖上的夕阳徐徐而下。

有人说陆松柏俨然成了一个无欲无求、看淡一切的老兵。对此,他并不反驳。

2017年9月,四级军士长陆松柏从一支特种部队转隶到新的单位。当所有人在崭新的岗位上开启梦想时,陆松柏却主动卸下骨干职务,一心一意想着赶快“着陆”,转身回家。

刚开始,指导员李远尝试着选择“理解”这位老兵——陆松柏立过功、入了党,会开车、懂无人机,上过高原、跳过伞,当了十几年的骨干,早已心如止水,如今新单位一穷二白,“他似乎没必要太拼”。

不久前,该旅一份关于老兵思想的调查报告显示,像陆松柏这样的老兵各有各的理由。有的说“自己该得到的荣誉都有了”,有的认为自己“什么都没得到,以后也没机会了”,还有的直接表示“没了盼头”。

以陆松柏为例,在军旅生涯的倒数第二年,这个从小生活在长江边的重庆人,告别生活了近14年、隔三差五刮风就“下土”的南疆小城,进驻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大城市乌鲁木齐。

人们对幸福的定义总是不一而足。陆松柏其实并不想离开原驻地,原因是,

“虽然条件苦,但生活了这么多年,那里才是我的根”“以前是戎马生涯的特种兵,现在到新驻地要从修整营房开始重新再来”。相比这些,更现实的情况是,“如今在大城市,退役时要少拿十几万”。

十几万并不是小数目。对于这样的落差,陆松柏一时难以接受。

除了主观因素,一些老兵中,还有一部分因考虑家庭后顾之忧导致动力不足。

■汤文元

有些老兵为啥变得“高冷”了

以前一样看到大学生新兵就兴奋地谈天说地,也不再热衷于把自己所学教给年轻的战友,手中的无人机专业书变成了未来转业可能用得上的司法专业书,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庭和寻找退役后的出路。

与陆松柏、刘帅们的情况不同,还有老兵之所以“高冷”,只因为感觉自己被“冷落”。在改革转型的“旋风”下,他们不得不面临转岗、换专业等现实课

题。他们本可以凭借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在擅长的领域独占鳌头,如今却要和他们年纪小一轮的新兵站在同一起跑线上,在新的坐标系中寻找存在感。

2018年高考上海卷语文作文题目引人深思: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,也时常渴望被他人需要,以体现自己的价值。这种“被需要”的心态普遍存在。

在军营,老兵们最大的心结莫过于自己渐渐不被连队和官兵所需要。事实上,无论是陆松柏还是刘帅,他们的思想症结都是因动力缺失,此时连队需要做的,除了对他们保持信任之外,还要针对老兵的特长给他们交任务、压担子,让他们重新燃起奋斗的激情。

新闻样本

重燃激情:一场为老兵加油的“双向互动”

■田建忠 汤文元

记者调查

由于种种落差,老兵或许会用漠然掩饰内心的落寞。激活他们的热情,连队须为老兵营造一种“被需要”的仪式感

“你自己体能总是拖后腿,却总是批评大家训练没长进,你觉得有说服力吗?”

今年4月,在每周一次的体能考核中,新疆军区某旅四连成绩始终停滞不前。四班班长徐军终于忍不住了,他找到指导员涂远,把心里话一股脑儿说了出来。

如此不留情面的话,全连只有徐军一个人敢说。涂远之前一直在机关工作,训练底子薄,带兵经验少。听了徐军的话,他不仅一点也不生气,还向徐军保证:尽快提高体能水平,改进组训作风。

指导员虚心接受批评,源于对徐军的信任。涂远和连长一致认为,喜欢挑刺的徐军一心为连队,没半点私心。

然而,就在去年12月选晋四级军士长之前,整个四连还没人相信,平日似乎看淡一切、对连队工作不怎么上心的表象背后,藏着一个性子极烈、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的徐军。

四连组建于2017年4月,因一直在外担负教学任务,徐军的报到时间推迟了3个月。因妻子待产,任务结束后归队不足一周,他又踏上了休假回家的路。

徐军归队时距离老兵退伍只剩下一个多月,连队没有安排他当班长。近10年来,徐军第一次卸下了骨干的担子,当起了普通一兵。

徐军理解,连队刚组建自己就长时间不在位,加上此前在电话中已向指导员明确表达了希望年底退役的想法,连队不可能把带班的担子压在一个即将退役的老兵身上。

这在基层连队并不鲜见。该旅调查报告显示,过半数连队为锻炼年轻士官,让到达退役年限的老兵“退位让贤”;近三成老兵表示,愿意为了连队发展考虑,必要时退出骨干队伍。

然而对于徐军和大多数老兵来说,当普通战士有时比当班长更不自在。三班班长郝金是上士第二年,兵龄比徐军短2年,出公差、打扫卫生这些细活不好意思安排给徐军;即便大家一起行动,班里的小兄弟们也会争相帮着他干。无论是工作、生活,还是组织训练,



徐军都尽量以一种平和的方式提意见,从不触及深层次的根本问题。他觉得那样有些越俎代庖,显得自己很“显摆”。

久而久之,为了少得罪人,确保自己顺利转业,除了连队集合,徐军很少出宿舍的门;除了思想汇报,他也不再主动发言。

然而,入伍十几年来,徐军早已习惯了操心身边的大事小情。一个老兵的热心肠终究藏不住。

一次连队在连续多天的高强度训练后,计划组织烧烤晚会,但由于伙食费紧张,打算由军人委员会收取每名官兵20元用于购买羊肉。徐军知道后,马上冲到连部把指导员拉到一边:“战士们自己的钱不是连队资产,动不得,千万别好心办了坏事!”连队再次征求官兵意见后,决定取消活动。

连队主管这才意识到,徐军看似冷漠的面孔下藏着一颗渴望被人需要的心。没过几天,四班班长由于参加比武,位置空缺,有骨干提议借机会培养一名下士,可涂远见和连长坚持让徐军干,“他是那种‘在位1分钟想干61秒’的人,把四班的战士交给他,我们绝对放心。”

徐军扎扎实实地铆在班长的岗位上,迅速与班里的战士们打成一片,不仅任务来时冲在前面,平时更是处处做标兵榜样。一个多月的时间,原本陌生的环境,让他找到了家的感觉。

年底,徐军改变了想法,选择继续留队。他说,除了军队改革后发展向好的大趋势,“连长、指导员信任我,是最重要的原因”。

能力素质与身份地位的不对称,容易让老兵与年轻干部之间产生嫌隙。要相互接受,重要的是尊重彼此的光彩

“排长让我干这,班长非要我干那,他俩有矛盾,把我夹在中间干嘛!”今年2月的一天,九连列兵刘彬和同年兵小声嘀咕起自己的遭遇。

同住一间宿舍,除了安排工作,近半个月来排长于东几乎和班长朱帅乐没怎么搭过话。

像这样发生在新排长和老班长之间的摩擦,始终是连队处理各种关系时绕不开的话题。调查显示,高达57.3%的干部在任职排长时曾与连队的老班长有过摩擦,38%的干部表示,这些矛盾后来都在交流中得到妥善处理。谈到产生矛盾的原因,66.7%的干部认为,都是因小事而起,但冷处理的方式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。

“朱班长,我给你打下手,你带着大

于东也不例外。那时,于东担任排长不到一个月,一天晚点名时连长批评二排作风松散,之后的排讲评,于东指名道姓把排值班员朱帅乐数落了一番。

后来于东觉得欠妥,也想缓和两人的关系,但他觉得“先开口的应该是工作没干好的朱帅乐”。

朱帅乐并不这么想:“当兵十几年,连长指导员平时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,你一个刚来的排长凭啥对我指手画脚?”朱帅乐表面隐忍不发,心里却另有算盘,“总有他求我的时候”。

矛盾升级为冷战,于东许多工作根本落实不到末端。更难受的是,需要依靠朱帅乐完成的任务越来越多,天平始终在向朱帅乐倾斜。

于东终于意识到,是时候主动做出改变了。他隔三差五买点零食,把几个班长凑在一起交流感情;休息时放下手机陪几个士官一起打扑克,没有一点架子。

真正令二人关系转变的契机,来自于东在工作中的率先“低头”。

4月中旬,部队即将开拔赴野外驻训,三营受命为全旅示范帐篷搭建。营长把任务交给了九连,连里又把任务交给了于东,并给他下了军令状:“营长说了,这是咱们旅成立以来第一次驻训,这次任务必须展现咱们营的风采。”

“朱班长,我给你打下手,你带着大

伙干吧!”于东第一次参加野外驻训,在学校时完全没接触过这个科目。思前想后,于东向朱帅乐发出求助信号。

没想到,朱帅乐欣然接受了任务。更令于东意外的是,工作完成受到营长表扬时,朱帅乐还主动站出来表示:排长学习能力强,指挥调度有力,功劳不小。

“朱班长,以后我给你当学生,跟着你学习!”事后,于东在连务会上当着全连骨干的面,拍了拍朱帅乐的肩膀说。

“他早就在等你说这句话。”指导员杨亚军会心一笑,原来,他和连长从刘彬口中得知于东和朱帅乐“冷战”的事,商量好了把这次示范任务交给二排,给于东压担子,又疏通了朱帅乐的思想工作,这才有了后来双方的合作。

改革转型的时代,许多老兵面对专业和岗位调整,不得不站上新的起跑线。面对种种不适应,他们的每一次“再出发”都难能可贵

7月的北疆,戈壁滩上没有一点风。天气干热,情绪被推向躁动的极点。“这就不是人干的活!”三营司务长仇涛涛把账本狠狠地往灶台上一摔,抄起笤

盛夏,新疆军区某旅四连正在组织官兵训练。老兵上了训练场,一声令下就能瞬间点燃他们心中的激情。汤文元摄

帚一阵乱扫。炊事员小李看到这一幕,小声嘀咕:“班长准是又受啥刺激了。”

的确,自从当上炊事班长,仇涛涛经常受刺激,甚至一度成了众矢之的。有人说他“心思根本不在为兵服务上”,还有人写匿名信给单位领导,说他“捞油水”。原因很简单,官兵们没吃好。官兵们没吃好的原因也很简单——仇涛涛之前没做过饭。

2013年,新疆军区组织侦察兵比武,仇涛涛是狙击步枪某项目的冠军,当年荣立了二等功。4年后,仇涛涛从某步兵师转隶到了一支新型作战旅,谁也没料到,这位风光了10年的侦察兵狙击手,居然转岗变成了一名“伙夫”。

调查显示,在这个新建的旅,兵龄超过5年的老兵中,58%面临专业转换,其中15.8%对学习技术含量较高的新专业感到力不从心,甚至开始考虑“转身”。仇涛涛就是其中之一。

组建之初,这个旅除了一处荒漠在戈壁滩上的营院外,再无半点“家产”。更令他失望的是,营里没有狙击手编制。换句话说,过去10年仇涛涛得以施展才华的舞台,在转岗的震荡中坍塌了。

仇涛涛的心凉了,“打算坐等退役”。好在,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,重新点燃了仇涛涛的热情。

“咱们必须先把吃饭的问题解决了,到底谁能干?”组建一周后,三营没有炊事班长,伙食很差,营长王鹏急了,他把营里的老士官叫到了一起。几个老兵都知道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,言语间躲躲闪闪。

“我能干!”性格直爽的仇涛涛站了起来:“不就是做个饭,我就不信比打狙击还难。”

后来他承认,自己当时的热血沸腾是多年来作为一名老兵对“谁能干”这个问题的本能反应。没过多久,仇涛涛不得不承认:“对于我来说,做饭的确比打狙击难。”

仇涛涛明显低估了现实困难:炊事班灶具不全,设施老化,炊事员全部是零基础“半路出家”,食品供应受制于戈壁环境品种有限……饭做得难吃量少,吐糟、告状的越来越多,甚至有人当着他的面讽刺伙食差。

慢慢地,受够了委屈的仇涛涛开始产生回炉灶的念头。但营长王鹏清楚伙食不好不怪仇涛涛,他决定先把仇涛涛的心给焐热了。

王鹏让仇涛涛把伙食支出清单贴在黑板上,自己一笔一画地跟官兵讲清楚每一分钱的去向。他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做大锅饭的APP,休息时经常跑到炊事班和仇涛涛讨论怎么改进。后来他还找领导写下承诺书给仇涛涛打保票说:“他绝对是个好兵,出了问题处分我。”

看到营长处处维护自己,仇涛涛心中快熄灭了的火苗又重新燃了起来:“营长放心,不把伙食抓起来,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
没过多久,旅里外请地方的炊事老师到旅里讲课。仇涛涛看准了机会,凭着老师和自己是陕西老乡这层关系,每堂课结束后又死缠烂打把老师请回营里,一对一教学。加上单位选送炊事培训的人员学成归队,仇涛涛终于拉起了一支过硬的炊事员队伍。

流言蜚语烟消云散,三营伙食质量逐步提升,在炊事评比中名列榜首。仇涛涛再一次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。

版式设计:梁晨

锐视点

战争时期,老兵的战斗经验不仅让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更好地生存下来,也保证了指挥员顺利实现战斗意图。老兵的一个判断、一个动作,甚至能够在左右一场战斗的走向和结局。

人们谈论“三炮救长征”的赵章成时,不可忽略的是当时苛刻的射击条件:迫击炮没有炮架,赵章成只能用手托起炮身,全靠经验来瞄准。当时仅有3发炮弹,不可能试射,时间也不允许,必须保证一击致命。在这种险境下,恐怕也只有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兵,才能顶住这样的重压,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。

今天,人民军队进入改革强军新时

老兵是块宝,关键要用好

■黄长升

代,军队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,对单兵科技素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在文化程度普遍更高、学习能力更强的95后、00后面前,老兵的经验似乎优势不再,加之部分老兵思想复杂、顾虑较多,工作中或多或少出现了许多新问题。不少带兵人诘问:“老兵是块宝”是否还有现实意义?

事实上,世事在变换,一些基本的道理却从未变过。尊重老兵,用好老兵,不仅是连队带兵人的一种品格和能

力,于连队建设更是大有裨益。许多连队主官抓连队建设时都有这样的经验:一支连队,抓住了老兵,就抓住了关键。大项任务中老兵是攻坚克难的主力军,工作中老兵是直言不讳的谏言者,训练中老兵是经验丰富的教练员,生活中老兵是调节情绪的润滑剂,老兵队伍素质过硬,如同人的脊梁不稳、筋力不连,连队建设就会外强中干、前进乏力。

一支连队的风骨、精神,不会凭空

产生,更不会凭空消失。它需要在代代老兵与新兵的传承中不断打磨、淬炼、沉淀。在这个过程中,老兵是传承者,新兵是效仿者。士兵的坚定信仰、英勇善战,都靠一代代老兵榜样的示范。

老兵是连队的精神象征。老兵像是身经百战即将退役的拳击手,在既分胜负也决生死的战场上,比起他们疾风骤雨般的重拳,他们的战斗精神更令对手胆寒。这种战斗精神某种程

度上汇聚成了一个连队的魂魄,老兵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,连队就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貌。

老兵是块宝,关键要用好。老兵对连队是有感情的,也是珍惜荣誉的,他们也许因为种种原因对连队的工作和生活表现出冷漠,但他们的内心都是火热的。作为带兵人,只有想方设法帮助老兵找回初心,找回激情,才能让他们在擅长的岗位上发光发热,为连队建设贡献力量。

